

建筑主入口。  
尺度各异的开洞承载不同的功能，  
如门、窗、平台等。轻盈的步道跨水而过，  
通向进入建筑内部的第一个庭院广场。

## WHEN WONDERING MEET COURTYARDS

### 围院成园 ——寿县文化艺术中心的经验式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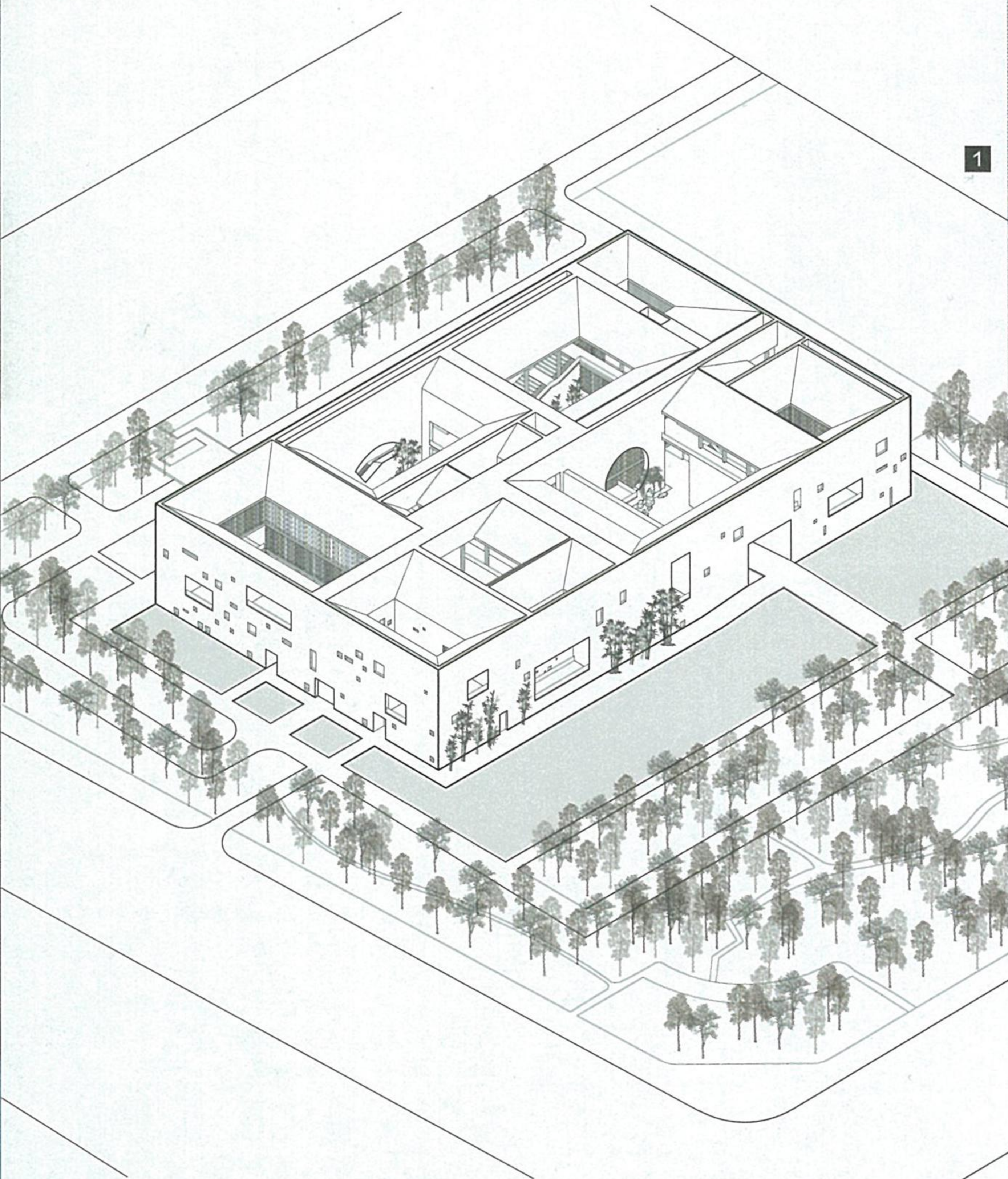
由建筑师朱锺主持设计的寿县文化艺术中心于2019年夏天在安徽寿县落成，这座由尺度各异的院落组合而成的建筑体，除了承载着寿县古城的文化展示功能，还传达了建筑师对于本土空间的抽象解读。

文字 / Alven  
设计、图片 / 朱锺建筑事务所  
主持建筑师 / 朱锺  
主创设计团队 / 由昌臣, Shuhei Nakamura, 杜扬, 刘伶, 吴志刚, 杨圣晨, 丁新月, 柯军, 吴祺和, 杜瑶  
结构和机电设计 / 北京建院约翰马丁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景观设计 / 朱锺建筑事务所,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  
室内设计 / 朱锺建筑事务所,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  
摄影 / 是然建筑摄影  
编辑 / 柴月

1 / 建筑轴侧效果图。  
建筑整体方正简约，  
外立面上开着或大或小的窗洞，  
内部填满尺度各异的院落，  
廊道的存在暗示着空间结合的可能，  
使得院落之间界限分明却又彼此连接。  
围合、院落、园林的概念可以被一一读出。

2 / 隔院相望的平台空间。  
各个平台在不同的标高上相继展开，  
遥望过去空间相互叠加，  
而侧边的楼梯又将空间在更远处展开。

3 / 项目鸟瞰图。  
相比于周边典型的当代城市景观，  
项目的体量庞大，面向城市呈封闭状态，  
可内部错落的院落却又暗示出  
丰富活泼的空间氛围。  
坡顶、深院、厚窗的元素  
是项目对于地域性的当代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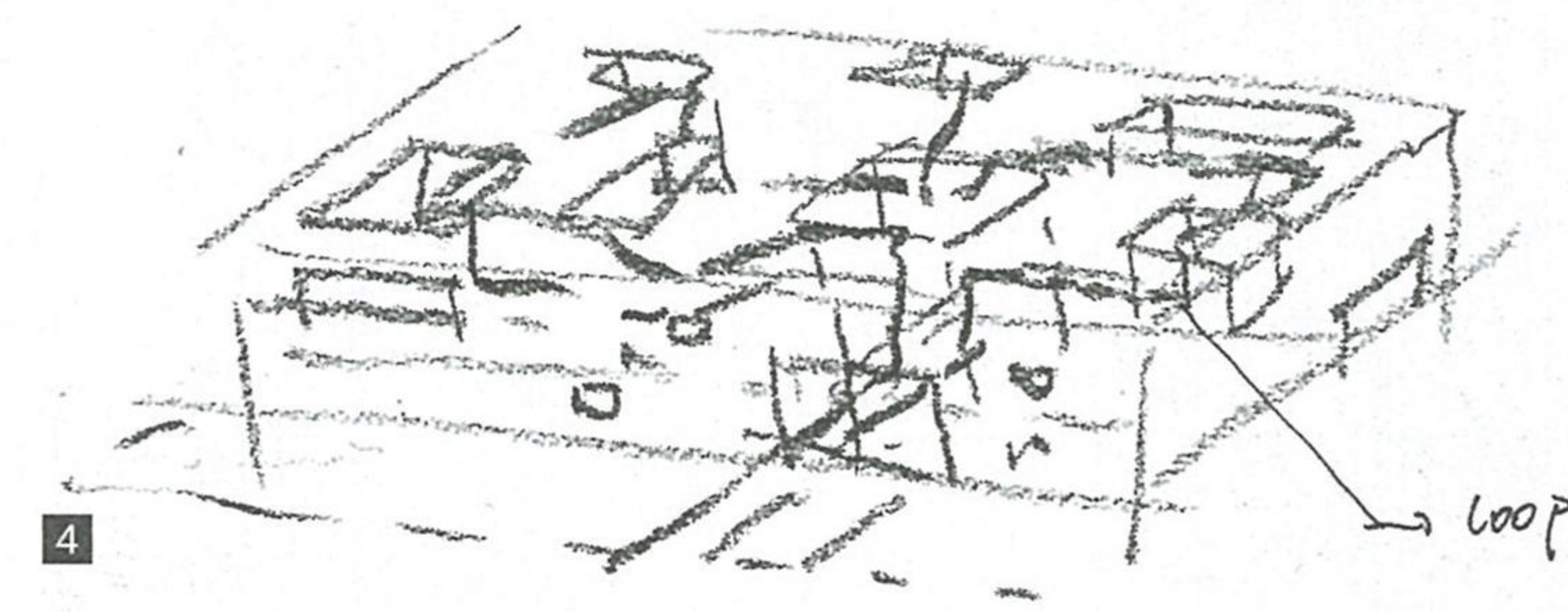
寿县是安徽省淮南市下辖的一个县城，位于安徽省中北部、淮河南岸，历史文化悠久灿烂。从空中鸟瞰寿县古城，方正的城郭轮廓，辅以绕城一周的护城河，昔日城市的格局清晰可见，观者似乎可以穿越时空看尽古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市井生活。除去纵横的城市主要街道，琐碎的日常更多地是由巷道两旁的居所来承担，它们有着统一的称呼——院落。在一个个方正的院落里，晨起的匆忙、午后的惬意、傍晚的闲适都随着日月星辰交替展开，一进程的院落如同时间长河中的摇篮，记录着各家各户细碎的日常印记。

项目基地位于古城的东南方，作为寿县新开发的城区，有别于古城的自然生长以及基于“人”的街道尺度，算是现代经济发展与规划设计的产物。

如果说科技的进步让酷暑寒冬不再成为建筑的限制条件，那么除去千篇一律的由“效率”主导、“效益”开道的城市面貌，当代的城市建造中，“地域”是否真的仅能体现为仿古式的材料拼贴与单调乏力装饰还原？对此，建筑师朱锺有着自己的见解：当代语言不是简单的形式，而在于经验层面。与“语言”相对应的形式、材料、色彩，无法真正呼应一个地域的独特性，唯有与行为相对应的“经验”，才有可能在特定的场所中自记忆深处唤起，进而指向地域性。

寿县文化中心的设计灵感源自寿县古老的城墙，以及城中院落式的建筑类型。据建筑师介绍，寿县的院落不同于北方的院落住宅，也有别于安徽南部的徽州民居。但它们保持着南方建筑垂直院落的形制，街道狭窄、窗洞窄小、墙体沉实，有效对抗着夏日的骄阳与冬季的寒风。文化中心的外立面紧实而封闭，小而深的开洞呼应着古城墙的形

4 / 建筑概念草图。  
设计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虚实相间，  
环廊相连的概念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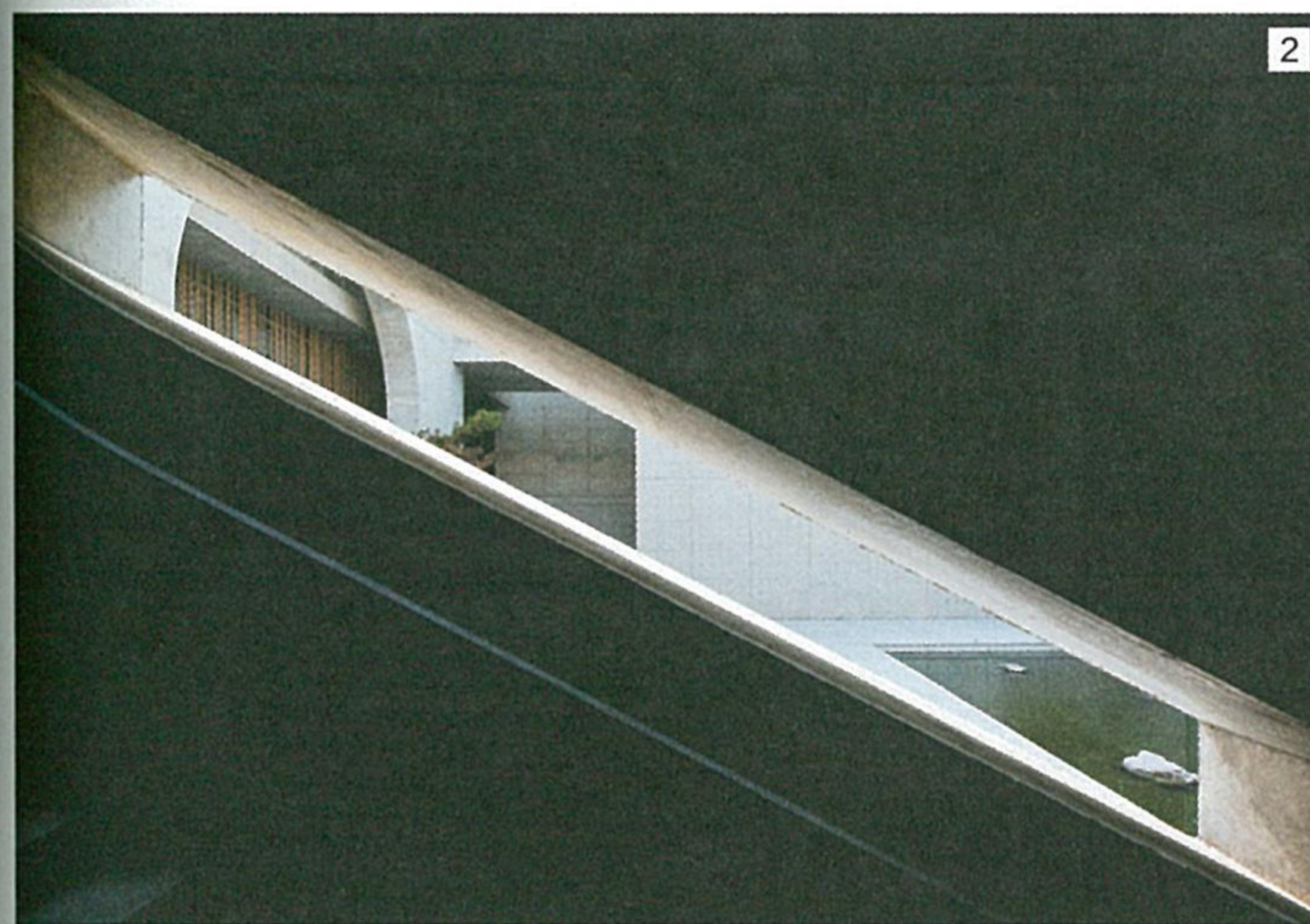
1 / 二层蛇形环廊。

2 / 连廊内部顺着楼梯坡度而开的洞口，使得人们在行进过程中得以一窥院中景致。

3 / 扇形开洞背后狭长的廊道空间。巨大的高宽比创造出别样的空间体验。



1



2

制，内部错落的院落则指向城墙内无数个民居院落，由此而来建筑呈现出一种内向的开放性——面对城市钢筋混凝土的抗拒态度，以及望向自身的轻松与明快。

设计有着明确的空间构成：一个完整的体量内部被嵌入多个“空”，“实”的部分承载功能，“空”的部分提供开放场所，虚实之间再由流线高低串起。整个设计明确果断，也带来了无限的空间可能。文化中心内部包含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以及档案馆等功能，每个功能都拥有两个或三个内院。建筑南侧主入口的公共广场作为前院，尺度宽敞开阔，呼应着寿县民居中的前院和“堂屋”；而靠北侧的后院，景观宜人，更像是寿县民居中的“后花园”。围合与院落的形制源于寿县古城，建筑师却通过“添加公共廊道串联起各个院落”的手法，将“游”这一新的经验置于建筑之中：观者接收到的不仅仅是展览的内容，更多的是在各个功能块之间上下游离、在院与院之间自由穿梭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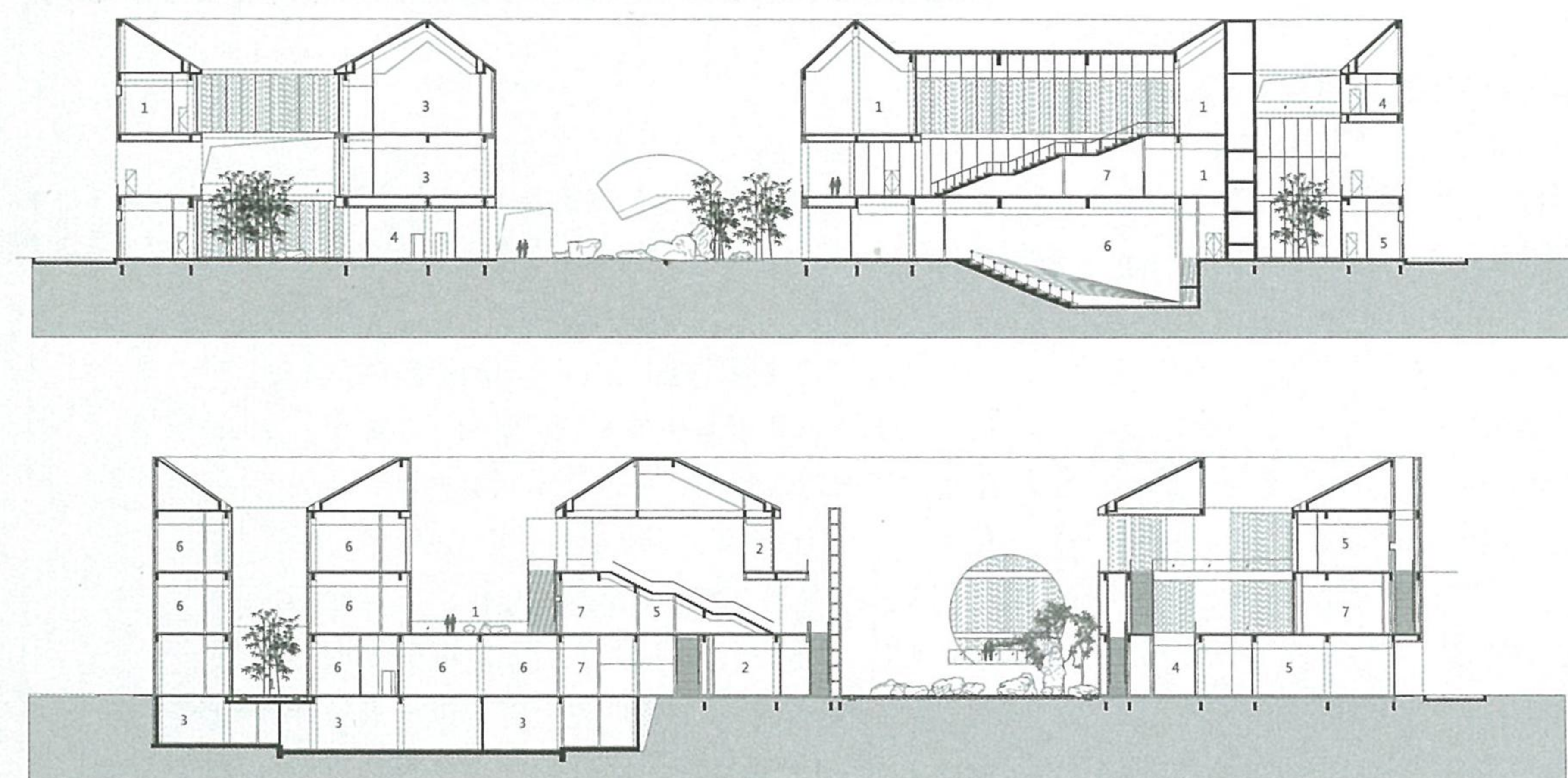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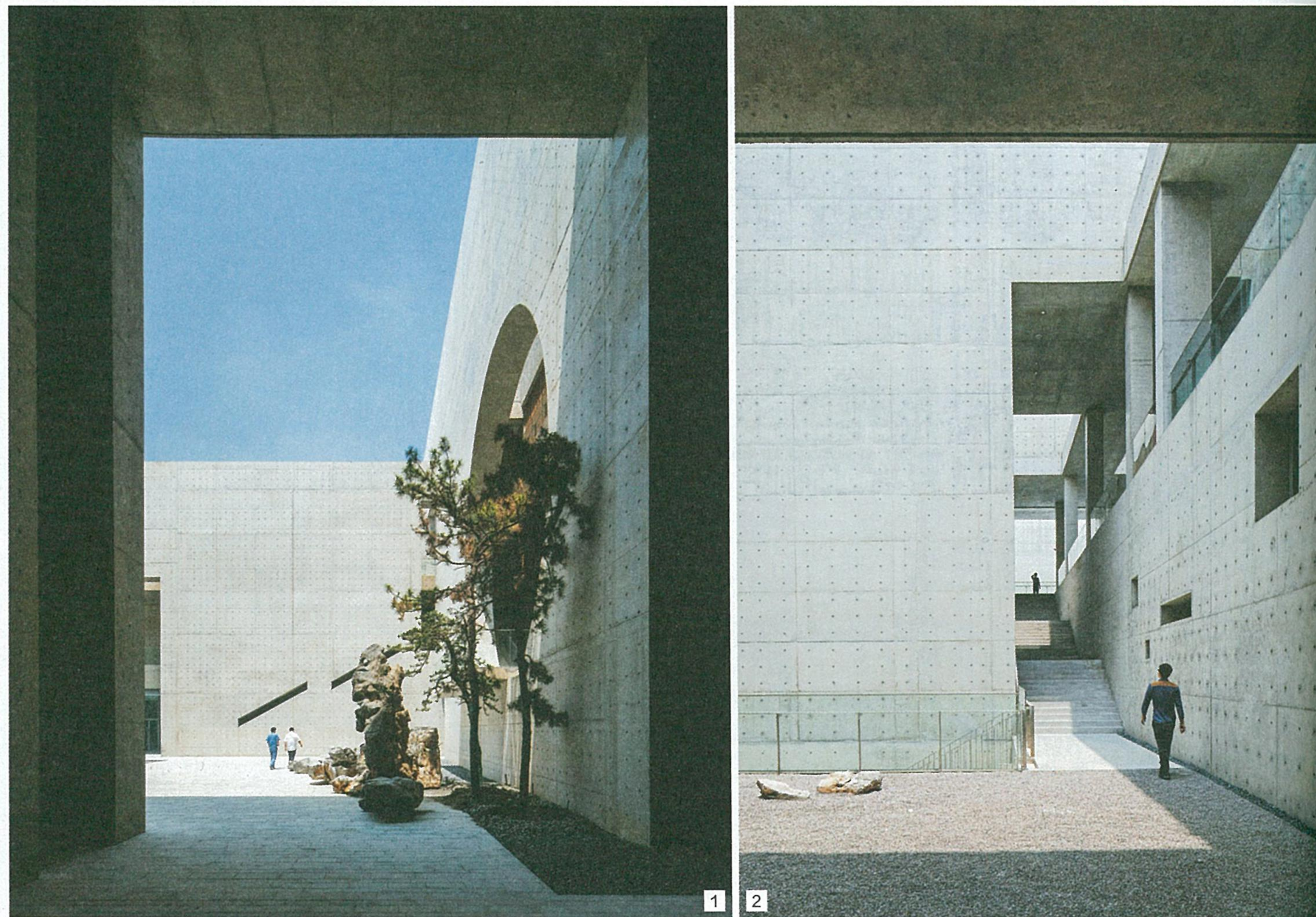
这种感受可以被称为“游”。“游”这一动作带有散漫、无目的的属性。建筑师曾说道：“游是一种体验式的感悟，是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一个最重要的体验。”并非所有被围合起来的院落空间都可称之为园，“院”可“游”的程度愈深，便向“园”的气质多靠近一分。设计能够实现“游”的经验得益于院落之间的组合方式——无层级、无指向性的拼接。在江南的传统园林里，古人用草木山石搭建起一方可游可居之地，面积不大却层次分明。当尺度被放大，公共性被带入，“游”的体验如何展现也成为建筑师朱锺思考的着力点之一：“我希望以寿县项目反映出我们对东方建筑的理解，它不是一个雄伟的实体，更强调的是空的



3

那一部分。比如我们过去的建筑会有廊子、亭子，都似乎是‘无用之处’，但实际上它是让人在另外一种环境中思考，让人更有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寿县文化中心的庭院内部有着颇为明显的传统园林开洞的形制，只是它们的尺度被建筑师放大——原本只能透出一个侧影、一盏门扇的洞口，被放大到可以同时展现上下两层的廊道，洞口从窗洞的尺度上升为立面的表达。这些开洞也同时配合了游廊的纵深高度，如此高耸狭窄的空间也为观者带来身处细缝之间的别样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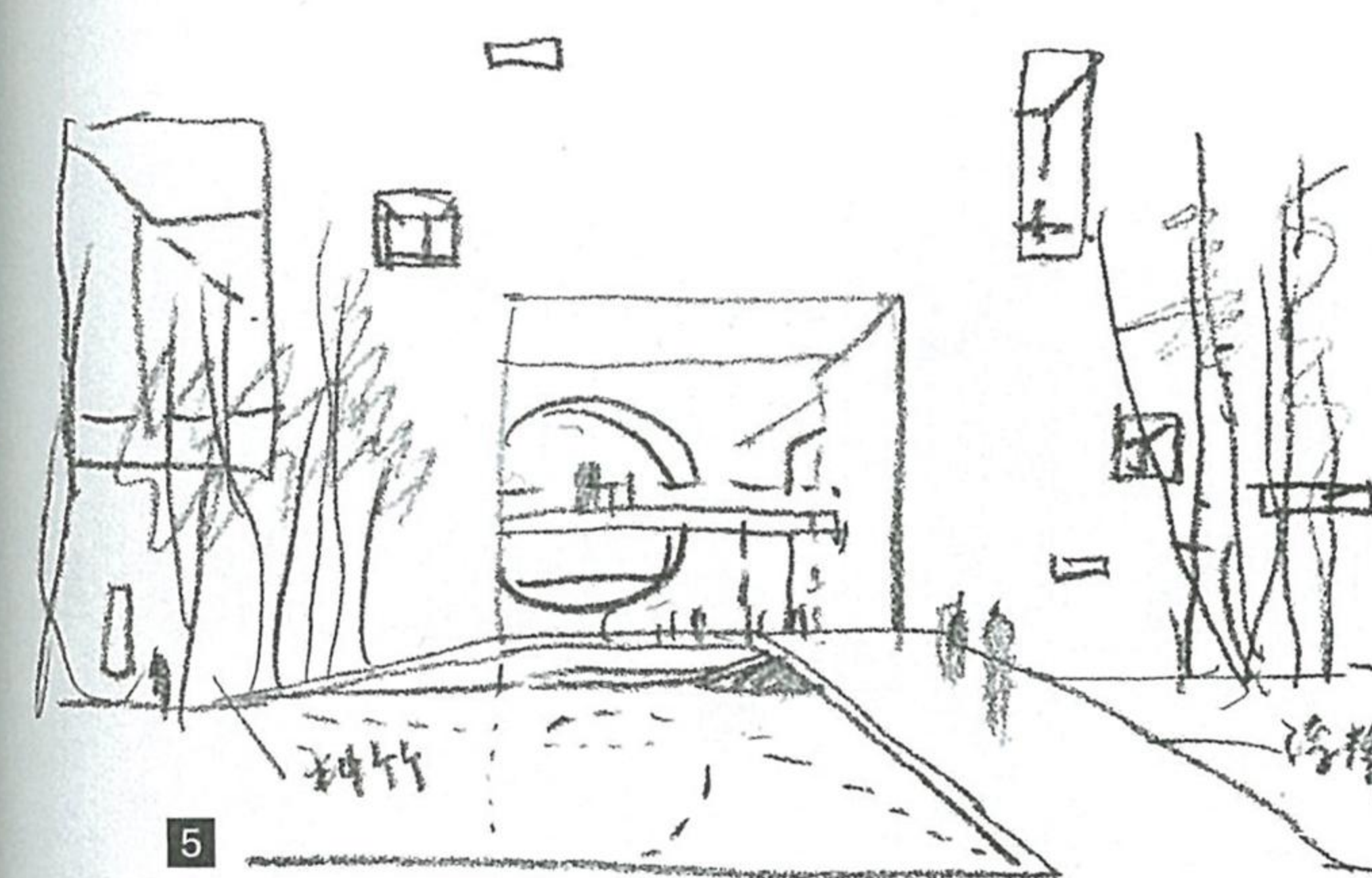


4

1 / 建筑南部的“前院”。巨大的圆形开洞跨越两层高，既是景观，同时露出内部透亮的室内空间。

2 / 廊道连接着各个院落空间，并通过踏步将人群送至不同的标高。墙面上形状各异的开洞丰富了立面表达，同时将人的尺度融入高耸的空间。

3 / 自蛇形环廊平台观前院。



5

4 / 方案剖面图。空间之间在纵横方向上皆无明显割裂，节奏张弛有度，也可以看到当地院落较深的空间高宽比。

5 / 从建筑师在设计初始的草图便可见其对于视线通过洞口在院落彼此之间穿梭的意图，空间的延伸感被创造。

建筑在材料方面除了使用玻璃、木头外，大面积采用了混凝土。外立面采用的是竹模混凝土，竹子的翻模加重了混凝土粗粝的质感，看似粗放的外部样貌更加凸显出内部的细腻和丰富：建筑内部的墙面、吊顶、地面都采用了清水混凝土，即便最难做的屋顶也是如此。这种极致的做法一方面使得混凝土元素在整个设计中更为纯粹，另一方面建筑师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使得观者能够聚焦于经验的捕捉：建筑本身提供的是一个舞台，光影、风、人群的流动、嬉闹声等，才是这栋建筑的主角。

在寿县当代艺术中心项目中，我们不仅能够读到城墙与院落作为地域性空间原型的再现，同时也看到建筑师寓“游”于“院”而成“园”的经验层面的创新。这种创新或许会带来对传统概念在尺度、公共性等方面的颠覆，却也实实在在地在开拓着当代建筑基于东方智慧的探索。■

